

## 開放文學 – 江湖俠義 – 續小五義 第一〇〇回 艾虎三更追女寇 于奢夜晚獲男賊

且說玉仙上了城，見艾虎苦苦的追趕於她，扳起一塊城磚，就「叭嘍」一聲，砸將下去。也幸虧艾虎的眼快，往旁一閃，躲過城磚，倒把小義士嚇了一跳，再往上一瞧，那個女賊蹤跡不見。後面芸生也就趕到，艾虎要追，芸生把他攔住，二人同回開封府。

且說玉仙上城，剛要下去，又不捨紀小泉，自己心中想道，我嚷風緊扯滑，他怎麼會沒來呢？沿著城牆看了一看，還是看不見，心想，這紀小泉為我的事舍死忘生，倘若他要有點不測，如何對得起他？這時，忽見正東上來了一條黑影，飛也似直奔城牆，身臨切近，正是紀小泉。玉仙這裡一擊掌，下面也一擊掌，紀小泉躡上城牆來。玉仙問：「你因何落後？我正放心不下，要尋找你去。」紀小泉說：「你說風緊扯滑，我可聽見了，不能出來。我這裡有種物件，你來看，比殺包文正還強哪。」就懷中拿出來遞給玉仙。玉仙接著來一看，說：「哎喲，此物你從何處得來？」紀小泉說：「你奔了西院，我上了過廳，原來是個穿堂。那穿堂之內，東西都是屋宇，全是荷葉板門，東面有塊匾，是印所二字。我心中一動，就用投簣匙，投他小鎖，投開了門。進了裡面，晃著千里火，見屋中有個豎櫃，我把豎櫃上小鎖頭扭下來，還有封條，全給他撕了；上面櫃中，盡是公事，下面櫃中，內有印色盒子，我把印匣上鎖頭擰開，把裡面印信拿出來。這個時候，你在外面喊叫風緊，我不能答言，慢慢出來，也沒人看見。我料你必是回店去了，趕在這裡，聽你擊掌。你雖不能把包公殺死，我今得了他一顆印，別看他是個當朝宰相，沒有印也不能做官。」玉仙說：「雖然得著他一顆印，是你得來的，我還得多少給我哥哥報點仇才行。」紀小泉說：「你要報仇，有一件可報的事情。」玉仙問：「哪件可報？」紀小泉說：「穿堂後頭，就是他妻子所住的地方，那院內並無男子，你我前去把他妻子殺死，算報了仇了。要殺包丞相，只怕有些費事，看著他的人大多。」玉仙說：「那也使得。」紀小泉說：「今日天氣可不早了，不然，明天咱們再去罷。」玉仙一定要去，紀小泉只得跟隨。玉仙她把印揣好，二人復又下了城牆，撲奔開封府，仍從西牆進去，直奔後面，走到穿堂，玉仙還往印所瞧了一瞧。出了穿堂，將要撲奔正北，前面有一段長牆，另有四扇屏門，此時已然關閉，二人剛往牆頭上一躍，就見後面五間上房、兩耳房、東西配房，剛要下來，不料東邊角門，出來了一個人，一聲怪叫，霹靂相似，說：「有賊了。」一個箭步躡將上來，掄起鐵棍向著紀小泉打來，紀小泉往旁一閃，當的一聲，嘩喇嘩喇，打的牆頭上磚瓦亂落。紀小泉、玉仙躡下牆頭，往西就跑。金鏞無故大將軍于奢這一喊叫，西院的人俱都聽見了。盧珍、于義、劉士杰、白芸生全從西牆上來。這回艾虎可沒來，皆因頭一次，白芸生一追玉仙，艾虎也跟著追下來了。劉士杰一鏢沒打著玉仙，又一刀也沒砍著，他見艾虎、白芸生全都追了女賊去了，他倒躡進牆來，在包公書房台階底下，保護包公。然後艾虎、白芸生、展南俠、蔣平全給包公道驚來了。蔣平見劉士杰說：「你作什麼在這裡站著？」劉士杰說：「我怕賊人的伙伴多，我們都追下那個女子去了，倘若再來一個，包公這裡豈不擔驚？我故在此保護包公。」蔣平說：「這才叫見識哪！」倒把艾虎、白芸生囑咐了一遍：「你們遇見這個事情，總要留看家的要緊。」然後進裡面，與包公道驚。包公一擺手，大家出來。蔣平問：「這個女賊，你們看出是誰沒有？」艾虎說：「我看出來了，就是三哥怕的那兩個丫頭。可不知道是金仙還是玉仙。」蔣平說：「管他什麼仙，我們總以防範為是。」劉士杰仍然出來，還是白芸生、艾虎守著包公。

工夫不大，又聽東院一嚷，艾虎沒來，就是白芸生等全從西院上牆一看，這回可是兩個人。大家全都躡下牆，亮出兵刀，往上一圍。又見從南牆上躡過三個人來，是展南俠、邢如龍、邢如虎，就也往上一圍。玉仙用刀亂砍，邢如虎用刀，展南俠用劍，往上一迎，「嗆啷」一聲，把玉仙刀削為兩段。玉仙躡出圈外，一回手把鏈子掣拉出來，對著南俠一抖，展爺急速用劍敵住，再用寶劍一削，可就削不動了。玉仙把一對鏈子架掄開，如同流星相仿，五尺以內，進不來人，隨使隨走，口中說道：「扯滑。」她就躡上南房去了。邢如龍、邢如虎也就躡上房去，玉仙下南房，奔西房下去，邢如龍一追也上西房，他本是一隻眼睛，不甚得力，玉仙使了個犀牛望月的架式，一抖右手鏈子架，正打在邢如龍肩頭之上，撲咚栽下牆來。邢如虎趕上，把他扶將起來，摸了摸肩頭之上，腫起一個大包。再說紀小泉見玉仙一走，便打算逃竄性命，他也俱怕南俠這口寶劍。好容易躡出圈外，也往南房上一躍，大家要迫，南俠說別追。紀小泉單腳剛一落房屋，于義聽的就是一鏢，沒打著，劉士杰一鏢也沒打著，南俠不叫追，也是要拿暗器打他，南俠一袖箭也沒打著，這三枝暗器，難為紀小泉躲閃，論說都是百發百中。也是他活該，走了也就沒有事了，他偏又掏飛蝗石，對著于義打來，倒沒打著，于奢從下面聽的一聲，打上來一丈長的一個暗器，就聽噹啷一聲，把小泉右腿打折，歎喲一聲，栽下房來。眾人一看，全都哈哈大笑說：「倒有一宗撒手錘，沒聽見說會有撒手棍。」渾人使的渾招數，這一下撒手棍，真把紀小泉打下來了，並且把腿打折一條。大家過去把他捆上，站殿將軍托人上房拿棍。于義躡上房去，連暗器都找著，先把棍扔給他哥哥，自己躡下房來，把袖箭和鏢交給展熊飛與劉士杰。此時後半夜坐更的也全醒了。馮淵、徐良、胡小紀、喬彬、馬龍、張豹、韓天錦、史雲、龍滔、史丹（史丹皆因在圍城子作內應有功，蔣展二人回稟了相爺，包公把他前罪已免，如今也在開封府效力）全都過來，一聞聽拿住刺客，馮淵把紀小泉往起一提，連大眾奔西書房，回稟包公拿住刺客之事。包公業已安睡，聽到拿住刺客，復又起來。就在這個時候，有更夫飛也相似跑來，氣吁吁的說道：「可了不得了。」展爺忙問：「什麼事情？」更夫說：「我們有個伙計叫王三，有兩個賊，一個男賊，一個女賊，把王三捆住了，嘴內堵著東西扔在大槐樹後頭。我過去給他解開，摸出口內的東西，他說：見賊來了兩趟。我們拿燈各處一照，穿堂內印所門大開，老爺們快快去看看罷！」蔣平和大家一聽全是一驚，急忙派幾個人預備燈火，奔至印所，用燈一照，門是大開，又見裡面豎櫃櫃門子大開，印匣裡面印信蹤跡不見。蔣平怔怔柯柯他說：「這事可怎麼個辦法？空有咱們這些人，將相爺的印信丟失，該當何罪？」眾人說：「只有見包相爺回說。」蔣平說：「先前沒咱們這些人，也不丟東西，如今人多，反倒把印信丟失，你們隨著我請罪去罷。」眾人跟著蔣平到西花園。有未跟過來之人，都來打聽。蔣平把丟印事情一說，大眾一聽，也癡呆目瞪了。徐良說：「大概賊人去還未遠，總是找去為是。」蔣平說：「不行，她這二次來誰也沒在後面追著她，誰知她往哪裡去了？無影無形的，有一個准方向也好辦哪。」徐良說：「何不問問刺客？他必然知曉。」蔣平說：「這個刺客，你認得他是誰？據我想他必是圍城子裡的人。」徐良說：「不是，這人不認得。」馮淵說：「此人我倒認得。」蔣平說：「他叫什麼名字？」馮淵說：「我不知他叫什麼名字。我從糕餅舖拿住白菊花，扛至樹林，我一更換衣冠，就是他給我一飛蝗石，念了一聲無量佛，把白菊花救走了，我把熏香盒子可也丟了。還有一個老道，與他在一處，還怕他也來了哪。」蔣平復又派人，前後巡查。又問紀小泉說：「朋友你貴姓？」紀小泉說：「不必問我姓名，行刺盜印，全是我一個人。也不用你們三推六問，我敢作敢當，愛殺愛剮，任聽其便！」

此時包公里面傳出話來，要見展蔣二位護衛。二人進去，面見相爺請罪，說把印信丟失。包公聞聽一驚，相爺問：「這刺客現在哪裡？」蔣平說：「現在外面。」包公吩咐一聲，將他帶來。蔣平出去，把刺客往內一帶，搭將過來。紀小泉右腿已折，在包公前也不能跪下，就在地下歪著一坐，可是捆著二臂。包公在燈光之下，這個人長的眉清目秀，隨問道：「小偷兒，本閣有什麼不到之處？為何前來盜我印信？」紀小泉說：「包丞相不必細問，我速求一死！」包公說：「你就是求死，也得把印信招將出來。」紀小泉說：「我把印信盜在手內，一時慌忙我扔在牆外去了。」包公說：「本閣這裡焉容鬼混！」吩咐看夾棍，外面差役進來，將賊人夾起來，用□分刑，蔣平一看紀小泉一語不發，氣絕身死。這一死，要問印信的下落更難。且看下回分解。